

风物咏

院中的老杏树

张良

每当麦黄杏熟的季节，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老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杏树。老家地处平原，除了麦地、玉米地，很少有果树。从我记事起，杏树就已经枝繁叶茂，有盘子粗了。据说它是父亲从田地里挖了棵野苗长大而成的，它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每年春天枝头繁花盛开的时候，整个院子都会映得红红的，溢满了花香，大批蜜蜂赶来采蜜，父母在劳动之余总会欣赏这满树的繁花。而我，看着嗡嗡乱飞的蜜蜂，有时会拿起扫帚驱赶，在驱赶它们的同时，它们也尽力反抗，我的胳膊或者脸上有时会被蜇，又肿又疼。母亲知道后，一边给我抹肥皂水，一边满脸的无奈，那表情真不知是心疼儿子还是蜜蜂。“蜜蜂是益虫，是来帮助杏树授粉的，只有授好粉，才能结出杏来。你不惹它它不会蜇你，不要驱赶它，要爱护它。”听着妈妈的话，我心里想着对杏的渴望，感觉脸上胳膊上的包也不那么疼了，那嗡嗡声也变成了美妙的音符。“来吧，快来授粉吧，我要吃杏，我要吃大杏，我要吃好多好多的杏。”

几场春雨过后，杏花早已褪去，满树小杏也由小绿豆长成了绿珍珠，有的三四个挤在一起，一条不大的树枝就有几十个杏，枝条都被压弯了。我时常憧憬着，如果这些杏都能长大成熟那该多好啊！当夏初的雨随风而来的时候，每一

场雨后，都会有满地的小杏。当落地的杏儿大一些时，我和小朋友们总会高高兴地捡一些。明知是酸的，我们也会啃上两口，嚼几下，必定是酸得两眼眯着，嘴巴张着，甚至会有哈喇子流出来。此时我们还不忘相互看一眼，似乎在比谁更难看。母亲也会捡些大的落地杏，洗净后腌起来，腌好后的杏儿脆而微酸，是我与哥哥们抢食的一种美味。

几场雨后，杏儿有鹌鹑蛋大小时，如果哪条枝上的杏少，母亲会说，这枝能结大杏；哪条枝上的杏特别密时，娘会说，这枝上的产量高。在母亲看来，树就像孩子，多表扬就能多结果。

当田野里的小麦开始变黄时，树上的杏也开始变黄了，向阳处还会有小红晕，像娃娃的腮红。这时我总会忍不住摘下来尝一尝，还是酸，但已经是可以忍受的酸，杏也不那么硬了。终于熬到摘杏的时刻，随着母亲的一声令下，全家立刻忙碌起来，个高的站在树下摘，个矮的就踩着凳子摘，而我会发挥特长，背上书包，爬到树上摘。

树虽然不高，但父母总是不时地提醒我，抓牢树，别掉下来，且一直在下边观望着。把杏摘到手里，感觉是软的，那肯定是熟透的。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吃了，非常甜。我一边摘一边吃，杏还没摘完，就已经吃饱了。当地上的几个筐差不多满了，树上的黄杏也

就摘得差不多了，大家还会仔细地多找几遍，生怕落下一个熟了的没摘。这时娘会拿出瓢，盛上杏，让我去给左邻右舍的大爷叔叔家送去。印象中，等送完后还能剩下一半多，留下少许吃的，其余的父亲会骑上大金鹿自行车运到县城去卖。每次都是很快就卖完回来了，用父亲的话说，杏甜价低，肯定卖得快。父亲还会用卖杏的钱买一些日用品，有时还会买点肉回来。在那个年代，卖杏是我家一笔不小的收入。

很快树上剩下的那些绿杏也逐渐成熟。一边熟一边摘，前后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家里一直有杏吃，那时小朋友最爱到我家串门。当最后一个隐藏在树叶中的杏摘下后，杏树就进入了休整期，为明年的丰收打基础。

当秋收的玉米摆满院子时，老杏树又成了晾晒玉米的好地方。那时晒玉米是把玉米编成长长的串，没有地方晾时，就要埋柱子，把玉米串围到埋好的柱子上。

我家因为有了这棵老杏树，所以就把玉米直接挂到树干上、树杈上。母亲也心疼树，每年都早早地把树上的玉米摘下。直到此时，老杏树才算光荣地完成了一年的任务。

如今，老杏树已寿终正寝，但每当想起它，我心里仍充满了感激，感谢它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诗歌港

天马栈桥(外一首)

于金玲

走近你，就走进了明月清风
夜幕下的疆域平缓
鸥鸟书写的诗行
被海风延展
在炊烟里，在夕阳下

凭海临风，看沧海桑田
看明月普照大海
灯光、晚霞、浪花
或浓或淡铺在海面
漫步栈桥，老人、孩子、情侣
听潮水抚岸
临水而居的人在灯火里徜徉
放眼皆如画，诗意无边
云朵悬挂在大海之上
仿佛忘了时间

我像一尾鱼

人在桥上流，我在岸上看
海水被染成七色油画，在低处静止
我沉默，像一尾鱼
游进画中
给这动感的画面
添上一笔
夜色、彩灯、大海、人流如潮
灯光明丽又温暖
谁在美丽的夜色
谁在这一首诗中

看山

李德庆

空闲的时候
去看看山吧，要是可以
就到张家界走走

那里的山真是奇特瑰丽
只需一眼
你就能从那些千姿百态中
读到峥嵘、峻险
读到沧海桑田、星移斗转

倘若再专注一点
你甚至还能听到它们
雄野的耳语、灵幽的呼唤

无疑，那是神奇的山
仙境的山，一见倾情的山
如同它们脚下的那片红色土地
和土地上的人们一样
永远坚韧、伟岸，不惧风雷雨电
始终傲然屹立天地间

空闲的时候
去看看山吧，要是可以
就到湘西张家界走走
那不只是一幅秀美的画卷
更是我们心中不朽的精神家园

葫芦湾

高润武

村东的泳汶河由南向北蜿蜒而来，在村东北绕村向西，向北直通渤海；一条人工挖成的排水沟在村西由南向北通向两个圆形的水湾，村里人称这两个水湾为葫芦湾。南边的水湾面积大，北边的水面小，与湾相连。芝麻满坡、花香四溢的沟渠如葫芦的藤蔓缠绵而入泳汶河。一条通往邻村的路正好隔开了两个水湾，犹如葫芦上系着的一条丝带。

葫芦湾边上的垂柳以不同的姿态各领风骚，有直立的，有弯曲的，有倾斜的。每到春天，柳树发新芽时，垂向水面的万千柳条，如帘似瀑在清澈的水面上形成倒影。偶尔有几尾鱼儿游过，将倒影搅碎，在水面上泛起圈圈涟漪。倒影映在水面上的蓝天白云，托着柳叶游荡，成为鱼儿追逐嬉戏的玩伴。微风中摇曳着的柳条，仿佛一支支画笔，在清静如镜的水面上挥毫泼墨，诗曰：“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

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

如此美景的葫芦湾，自然成为孩子们玩耍的场所。每到夏天，当蝉鸣响起的时候，孩子们便结伴到湾边钓鱼、粘黏蟾。有一天，一个孩子骑在斜倒的柳树上玩，不慎溺水而亡。之后，湾边再也没有孩子们玩耍的身影。孩子们转到了泳汶河里戏水、摸鱼，在岸边捕蝉、掘土鳖。

夏天雨后的晚上，白天热而潮湿的感觉随着夕阳西下渐渐远去，月亮如银色的探照灯一般照亮着大地，一棵棵玉米如听众排着整齐的队伍，围立在湾边，静静地倾听着湾里的蟾蜍和青蛙不知疲倦地表演着二重唱。在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等娱乐设施的夜晚，村民们唠着家常，听着此起彼伏的蛙声，将一天的疲劳带进了鼾声如雷的梦乡。

当汛期来临，滂沱大雨将上游水库灌满。水库泄洪时，鱼儿顺河而下，有

些鱼被洪水冲进了玉米地，鱼儿在玉米地里顺水北下。雨停后，村民们便到河里张网捕鱼，偶尔在玉米地头也能捉到游出来的鱼。

湾边的柳树有月季和菊花的陪伴，不再那么孤独。经过春夏两季，月季开出的花瘦弱而单薄，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病态之美；菊花却茁壮地生长着，花骨朵含苞待放。村民晚上经常到湾边遛弯儿，于是，湾边被踩出了一条小路。顺着小路以数字8的路线结伴漫步，谈天说地，山南海北，家长里短，奇闻趣事，成为村民愉悦身心的饭后消遣活动。月圆之夜亮如白昼，月光如水一般，倾泻在柳树上，透过柳枝在水面上映射成一根根丝线。水中的鱼儿，在丝线中穿梭，犹如穿针引线，为静静的水湾编织美丽的衣衫。被打扰的蟾蜍停止了叫声，警醒地从草丛中一跃而起，跳入水湾里，在水中连续几个蹬腿，便躲开了它认为的危险。

湾边盛开的菊花，宛如给两湾编织的花冠，肥美的鱼儿不时地探出头来咬食着散落在湾面上的菊花瓣。随着柳叶的掉落，白雪如期而至，洋洋洒洒地飘落下来，气温不断下降，湾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有些不幸的鱼儿，夹杂着黄色的柳叶、紫色和白色的菊花瓣，一起冻结在了冰里，如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引得路过的人们驻足观赏。

多年以后再回村庄，葫芦湾已不复存在，湾址上已建起了塑料大棚，栽植上了阳光玫瑰葡萄；原先栽满芝麻的沟渠也被填平，种上了庄稼。葫芦湾没了，却留给我无尽而美好的回忆。

本版稿件由《胶东文学》特约刊登

胶东文学

创刊于1982年 2021年再次全国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7-1530/O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2-3623

● 编辑部电话：
0535-6821982

● 发行电话：
0535-6821983

● 本地投稿邮箱：
jdwxbd@126.com



邮局订阅二维码



胶东文学微信公众号